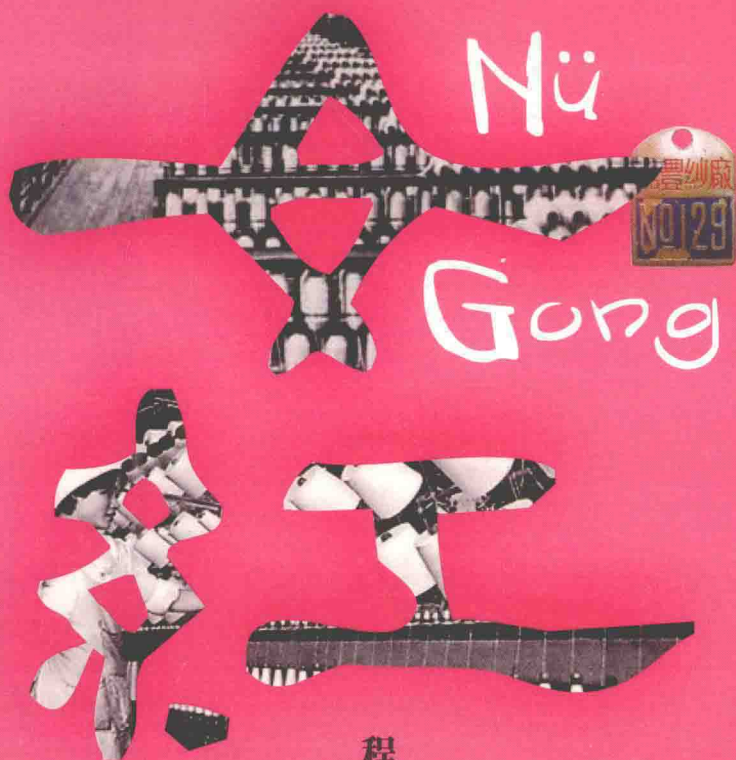




程小莹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Nü
Gong
女
紅

程小莹
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红/程小莹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4.4

ISBN 978-7-5321-5222-3

I. ①女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9229 号

责任编辑: 于 晨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女 红

程小莹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×1220 1/32 印张 9.75 插页 2 字数 190,000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222-3/I · 4129 定价: 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目录

第一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01. 锭子/001 | 02. 母亲/011 | 03. 暖热/014 |
| 04. 算计/020 | 05. 工人/030 | 06. 脸红/040 |

第二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07. 老师/045 | 08. 干部/050 | 09. 混搭/060 |
| 10. 徒弟/067 | 11. 姊妹/070 | 12. 收摊/075 |

第三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13. 砸锭/081 | 14. 模范/086 | 15. 爱情/090 |
| 16. 烧卖/100 | 17. 九月/119 | 18. 北风/136 |

第四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19. 大鸟/152 | 20. 电工/162 | 21. 音乐/165 |
| 22. 事业/171 | 23. 同床/174 | 24. 异梦/182 |

第五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25. 欢愉/ 188 | 26. 阿姨/ 196 | 27. 适意/ 201 |
| 28. 豁边/ 209 | 29. 湿滑/ 216 | 30. 拷机/ 223 |

第六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31. 连襟/ 231 | 32. 容颜/ 241 | 33. 留恋/ 246 |
| 34. 有空/ 253 | 35. 好看/ 259 | 36. 记录/ 263 |

第七章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37. 石榴/ 268 | 38. 长假/ 273 | 39. 老婆/ 280 |
| 40. 重逢/ 284 | 41. 狂欢/ 291 | 42. 片段/ 296 |

第一章

01. 锭子

天热有一点好，早上起床，省得一件件套衣裳。没有心相。一件连衫裙，从头上套下来；脚上趿的凉鞋，拔上搭襻就成。

0
0
1

日头上得早；人跟着早醒。秦海花睁眼，心里先吓一跳：天大亮，早班，要迟到了。她一骨碌起身。忽然静下来——现在没什么好急的。秦海花的身子一下子松垮下来。有许多时候，她一想到自己已经不再是这个纺织厂的厂长，用不着又急又忙的，身子便会软下来。四十几岁的女人，这个时候便会胖起来，肉头都是松松的。

不过，今早，秦海花有点紧张。她草草揩了一把脸，探身，取挂在南窗口的淘箩。淘箩里盛着冷饭。隔夜饭盛在淘箩里，悬空晾挂，不易馊；不晓得啥人发明的。一枝树丫杈，做吊钩。儿时，那枝树丫杈，是邻家男孩陈国庆的弹皮弓，绑着橡皮筋，弹射出来的泥蛋，打碎了海花家的玻璃窗。父亲秦发奋捉牢陈国庆，

弹皮弓没收，扯了橡皮筋。丫杈的一头，绑上棉纱线，挂在自家窗框的灯钩上，另一头，便吊只淘箩。那时候，秦海花取淘箩，要踏在方凳上；后来踏在小矮凳上；后来，不要踏凳子了，踮脚；再后来，一探身，取下淘箩。每次取下淘箩，那树丫杈，就自个儿在窗前晃。有点风，便晃得长远些。夏天，一家人就看这枝树丫杈晃，感受到一点风凉。三十几年的凉热，便这样过来。

一把钢精饭铲，柄上缠着布头。钢精传热快，饭铲柄烫手。本白布头泛黄。不晓得换过多少布头。秦海花使饭铲，盛半碗冷饭，开水淘饭，第一潜开水，滗干；再倒一潜开水。饭就有了热气。一夜天，热得结棍。饭还是有点馊气味道。

吃过泡饭，秦海花顺手到水斗洗了饭碗。寻一只上班背的包，急出一身汗。要出门的时候，没有忘记拽了方手帕在身边。

“阿花。”父亲秦发奋叫住了她，手指了指旁边一只小矮凳——坐下来，“去做啥？砸锭子是么？有啥好看啊？”

秦海花立定。“要去看的。总归是我们的工厂。”“你还晓得这是我们的工厂。蛮好。”秦发奋在女儿面前，更加像领导。做惯老大了。有对女儿惯爷老头子脾性的意思，又是一个退休工人对厂领导提意见的意味。她让父亲说。

“我是弄不懂，生活做得好好的，工人也好，干部也好，不是都有岗位责任制么？这些规矩，当初明明定得好好的。我还没有退休的时候，工厂每年还评上大庆式企业、质量信得过企业、爱国卫生先进单位、群众文体优秀集体，现在都没有了？都到哪里去了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告诉我。”秦发奋认真起来。

上海人叫干活为“做生活”；生活，可以理解为“生计活儿”。

秦发奋就是一口一个“生活”。“你是厂长,但你还是我女儿,我把你养大,看好你做生活,从工人做到厂长,都是做出来的。现在算什么?工人要做生活,要保护自己的工厂,厂长要带领工人,建设好自己的工厂。你倒好,带头下岗。连我这个退休工人都不如。现在干脆,工厂也要关了。我弄不懂,我们工人到底哪能了?”

“现在是转型期。你不晓得的。再像过去这样做,是不行的,做不过人家,没有竞争力。”

“哪能做不过人家?”秦发奋不服帖,“我们工人阶级怕过谁?老子一辈子做工,只要是我手里的生活,电工,向来没有什么做不好、做不来的。当然,别的像木工、铜匠、机修工、管道工、保全工、空调工的生活,我不行,但不是还有别的工人么?这就叫工人阶级。我懂的。我一直跟你讲,我发明过绕线圈机、带电作业,还有你们细纱间挡车女工坐的幸福车上的小马达。我们中国工人连万吨水压机也能造,你晓得么?那叫争气机。钢铁工人炼过争气钢,造船工人在小船台上造大船,电力工人造过一二五发电机组,还有32吨平板车、气流纺机和无梭织布机。我实在不晓得,我们工人能做肯做,什么都会得做,怕什么?”

“没有生活做。”秦海花一语点破,让秦发奋心底里,好一阵子痛。这短促的痛楚,让他噎得慌。“做啥不让工人做生活呢?这个时候,用你们领导的话说,是困难的时候;就算困难,那也要依靠工人来做呀。工人别的不行,做是会的。但你们反而要工人下岗。工人没了工厂,还不是走投无路?现在正是要你们

共产党走出来领工人做的时候，你倒好，党委书记、厂长，带头下岗。下岗还要带头么？共产党向来是领工人干的，大干快上，从来没有什么带头下岗的。这算什么呢？”

沉闷，天真是热。大清老早，两个人皆一身汗。秦海花往门口挪了一小步。“你不要走。”秦发奋喊牢。

“工人也好，干部也好，都是这家厂的人。再不去看看，以后就看不见这家厂了，厂里的小姐妹，也要不认得了。”秦海花用手帕抹一下额头上的汗。

“有啥用场？工厂没有了，工人还好做啥？什么小姐妹，老兄弟，皆完结了。”

秦海花晓得父亲是一肚子的火，没有人好说，就冲着她来。不跟他啰嗦。好像晓得女儿肚皮里的闲话，“我不跟你说跟谁说？”秦发奋还在嚷。秦海花晓得，今早父亲是要寻吼势，跟他哪能说得清。想脱身，转身拔脚要走，迎面碰上母亲吴彩球买菜回来。

一看女儿穿戴好的样子，是要去厂里的；秦发奋一副气吼吼的模样，晓得老头子在光火。现在她也弄不清爽，什么是上下班的辰光。要去就让她去。吴彩球对丈夫说：“老头，小菜场里有人说，厂里今天有许多领导要来，已经看到轿车开过去了。阿花总归也有事情要去做。”

“你晓得有什么好事情要做？砸锭。你懂么？就是把你们细纱间的锭子全部砸了。”秦发奋接过吴彩球手里的小菜篮子，将一篮子鸡毛菜倒出来，要拣，说话间，手举着菜篮子，朝工厂的方向挥着，“这在过去就是搞破坏。破坏生产，要捉起来的；现在

倒好，像是过厂庆。你们这种人，有什么出息。”

转而，三个人一道沉默。秦发奋背过身子，到水斗里放水，冲洗小菜篮子。水斗落水口，昨日淘洗绿豆，落下几颗，嵌在缝隙里，今早发芽，蹿出几根豆芽，嫩相。秦发奋佝背，俯身，几颗豆大的眼泪水，顺着自来水龙头里的水，一起落在水斗里。“工厂没有了。我的工厂。”

锭子，是一样物事。在纺织厂，粗纱纺成细纱的工序里，细纱机上的锭子数量和转速，是工厂生产能力的体现，也是女工生产能力的体现。

多少年来，女人的心相，都在锭子上。这种由锭杆、锭盘、锭胆、锭钩、锭脚、制动器等组成的细纱机锭子，细致精密，是女人和纺织厂的秘密。

秦海花做了厂长以后，还是对锭子有心相。在她心目中，对锭子的印象，融入在一些数据里，表示纺纱厂的设备规模和生产能力；锭子的好坏，又与纱线的质量、功率消耗、环境噪声、劳动生产率等密切相关。

锭子是纺织厂的精灵。秦海花十八岁进工厂，终日挡车，看护锭子。那时候，她一点没想到，二十几年以后，会“砸锭”，并且被称之为“壮举”。

她和那些整天看护着锭子的女人和男人们，被叫做“挡车工”和“机修工”。他们与锭子交换过灵魂。这样的印象，凭借早年车间厂房的画面，可以在秦海花心目中再现。在工厂的背景里，一个工人，其实只是个别地占有着工厂的极小一部分——

在几条车弄里，在一个班头上，白天黑夜地巡回；他们的眼睛，只看到自己的那几部机器，自己的那道工序，日复一日。在这些以外，他们一概不知。他们的灵魂，就这样机械地与锭子搅在一起，原地飞转一辈子，直到耗尽能量。

无数这样的女工，会烘托起一个女人，渐渐出来，往一个高处去。纺织厂就像一个庞大的女声合唱团，众多的女声，唱着唱着，就会烘托出一个领唱者。秦海花就像是这个庞大的合唱团里，一个略显疲惫的著名女歌唱家——一个劳动模范。从青春开始，她就唱起一首歌，唱到现在。那如歌一般的细纱车间噪声，整齐划一，反反复复；她沉浸在里面，慢慢找到其中的音律和节奏；她内心深处，无数模糊的记忆，就跟上了机器的节拍，变得清晰起来——

秦海花看着飞速转动的锭子，将粗棉纺成细纱，那锭子和机械运动，当然是经过精心打造的，精细，但还是会掺和着种种异物杂质。女人心相好，凭借声音，来辨析其中由粗纱到细纱的张力分布，棉与化纤的成分比例，线的捻度。那几乎是充满心机的。总是会有断头。她们接头——一种棉纱和线的重新连接和修补延续，是一种手艺。手里的动作，细致简洁，却严谨执著；一双双女人的手，认真地守着自己手艺里的一道工序，每一处细微都不放过。无论生活的时代如何变化，上辈人传承下来的动作，一成不变，并且成为一种教科书式的“操作法”。有电影科教片传下来。

细纱挡车工通常的说法是“心与纱线连接”。就像布机挡车工的“心贴布，布贴心”一样，成为纺织女工的“豪言壮语”。

对秦海花来说,挡车就是要有心相。心思缜密。女人心相不好,棉纱的心情,也会不好,出来的纱,粗细不匀,不漂亮。女人会疲劳,机器也会疲劳,纱也会变得缺乏张力,松松垮垮,拉拉扯扯。夜班的下半个班头,女人打呵欠,机器也会打瞌睡。纱的疵品,就会多。总之,要用心思,强打精神,让机器发出好听的声音,让细纱细洁,均匀。女人在纺织厂,就为这些,花那么多时间。

挡车没有遍数,什么时候,细纱机上没有断头就好,看上去纱都很好看为止。她挡车的时候,如果老远看到有一个断头,就先跑过去,接头;一根细纱联结好了,总会得到一些安心。

工作都是活生生的。棉纱就这样,跟女人互通了心思。

女人有一颗非常细致敏感的心。每天重复做一样事情,要细心地觉察出——今天与昨天的细微差别。心相是好。秦海花刚做工人的时候,母亲吴彩球这样对她说。此话平常,不过是工作认真仔细罢了。秦海花的意思是,这正是工作有趣的地方。秦海花做着细纱挡车工的生活,心思里,不只是单单在看着粗纱纺成细纱。纺织女工的挡车,接上断头,保持机器的清洁,诸如此类,在做一样物事,是手艺上的发挥,机器上的生产,维持着的,是工厂和工人的生存;包含着的还有,这样的生活,日积月累,可以成为一个人的信念、精神、操守,根本上,还有对技艺和工厂的热爱和虔敬。

她在这样单调和重复的日子里,不觉得很吃力。反而有些对她的关照,会让她感受到压力。她没有读过很多书,领导对她会重视和关照——二十岁出头,她就被送去读“七二一大学”,以

后还有青年工人政治培训,党校理论学习,诸如此类。她就有点吃力。不想让领导失望,几乎靠死记硬背,完成学业。这很像她母亲吴彩球。一个老工人,读不进书。可她才二三十岁,也像一个老工人一样读不进书。这让她有点难为情。她总是不声不响,用比挡车多十几倍的精力,花在读书上。别人做得到的,自己也应该要做到。这样的短暂学习,还是让她开眼,晓得工人是工厂的主人,工人除了挡车,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。但究竟自己还可以再做些什么,其实也是混沌懵懂,内心还是渐渐对这样的工厂生活憧憬。

她眼里的纺织厂,就是这样,在躁动、几近沸腾里,女人用心表达着一种纤细和有序。秦海花每天上班下班,心思都用在工厂里。以工厂的一个立足点,为圆心,慢慢扩大圆周,走出来,很多次,再回来,远远近近地,看自己的工厂,就像吃火锅,围在一只大煮锅的旁边,看锅底。1990年代,城市开始流行吃火锅。工厂就像一只大火锅,它不断在消耗能源,加热;人是鲜活的——男人像荤菜,女人像素菜,荤素搭配着,进入锅里,男女调和着,形成各种各样的纠结,像上海菜里的百叶结,就是用百叶——一种像布一样的豆制品——打成一个结。工厂就是这样,搅和着各种形状的结头,做各种各样的产物,汤汤水水,和着高温、粉尘、棉絮,是料作和杂碎。总是开一锅,出一锅,再开一锅……热气腾腾,五味杂陈,同时脍炙人口。间或,有些新的、重要的产物升滚上来,带来一些新鲜感,摆脱一些陈旧感。可是,最初的工厂技术,还是简单的,甚至是愚蠢的。真的像火锅,不需要任何烹饪技艺。一个工厂,一部机器,便可以孕育几代工人。秦海花

就这样,看见女工的灵魂,和锭子的心灵,纠结一辈子——这就是工厂的秘密。

这属于她和工厂的一种单独倾诉与聆听。秦海花从杨树浦纺织厂开始,建构她的故事,当她最初进入机器和棉纱的世界里的時候,她充满亲切和熟悉感——从父母那里,她继承着一个工人的血脉,并且开始自己的学习和事业,革命,当然还有爱情……这些伴随于她的青春生活。从那时候开始,她在工厂,总是有一种要一点一点把事情做到自己心里去的意思。

灰色的世界里,有微弱的光,照见女人和她的脸庞,有些困倦;温和与缓慢,像一层薄纱般罩在她们中间。

青春永远是骚动的。那时候,她和工厂共处一个热烈的时代,这种时代感,让她亲近工厂和工人。在一个随意场景里,比如车间,会有许多罕见的乐趣令人陶醉。这是一种迷醉。她和工厂,便一起憧憬着自己的未来。

许多年过去了,她渐渐发现,工厂里,许多新的、老的,可行或不可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,不断地摒弃或者沿用,而最终留下的,也许就只有幻想时刻的温暖记忆。

秦海花在工厂,有过这样的意识:我们幻想的未来总是在远处闪烁着光芒,可是当我们一步步地接近目标时,却发现不知在什么时候,光芒消失了……工厂,也没有了。

她一直指望从工厂生活里得到乐趣,让自己显现得神采奕奕。为搜求到集体主义,革命或健康,甚至可以是悲情,她的心里,就听从了工厂的召唤,听工厂的故事,为工厂做事情,并且相信工厂的独特魅力。工厂把工人说得生龙活虎,充满姿色。多

年挡车工的静态生活,同样可以使她感受亢奋,也会感到厌倦,因为她也感到生活的厌气,但总是会有一些新的东西,开始新的追求……

她内心孤独的青春生活,因为有了工厂,可以形成她的故事,并且进入到一种有序,像脚踏车行驶在平地——简单的人力与机械传动,踏脚板,链条传动,匀速前行。秦海花复现了工厂的灵魂。秦海花使原有的工厂,越来越清晰起来,是这样的立体感。秦海花从细纱车间挡车工开始,做班组团支部书记,然后出来,离开班组,做车间团总支工作,到厂团委,到厂长助理,到厂长……就像冬天从细纱车间出来,掀开棉门帘,有一股声浪,夹杂着热量,喷涌而出。秦海花被这样的气流,从一种饱和状态里推出来;一种来自于基层和群众生活的真实感,她置身其中。这样的真实感,是日积月累的,往昔工厂生活的日日夜夜,都在一种生产和欢乐的期许之下,像日光灯一样光亮四射。白昼和黑夜,犹如白色和黑色的珍珠,被生产流水线串联起来,与时代、与城市工人阶级最精雅的情趣,打了个结头,成为女人脖子上最纯粹的一串项链。在确定的、再熟悉不过的、被高度重视和反复宣传的快感里,这个女歌唱家以其独特的姿态,继续在歌唱。

女人从来不觉得工厂会安静下来,就像女人的一颗细致的心。工厂需要搏动。歌唱在继续。

02. 母亲

女儿秦海花的眼睛里含着泪花儿。吴彩球晓得，老头的话，让阿花触心触肺。秦海花别转身子，出门。吴彩球小步跟着出去，在弄口叫着：“阿花。”

女儿回过头，看见母亲挪着胖胖的身躯，气喘吁吁地朝自己赶来。她驻足，眼泪一下子冒了出来。

“你阿爸，秦发奋，这个老头子，向来感觉好，说起话来是没有轻重的。他是乱说的。我说他是有点像讲反动话了。”吴彩球把秦发奋数落一顿，一边要跟秦海花一道去厂里。“你去做啥？”“看看。我是细纱间出来的，做了几十年，这辈子怕就再也看不见自己的工厂了。”

工厂在黄浦江边的杨树浦。秦发奋指的方向是对的。从定海路穿过去，也不过就是两站电车路。这点路，却让秦海花和母亲吴彩球走得好吃力。一个心急火燎想心事，就像是要赶着上班；一个又胖又老，挪着步子，像是已经走了一辈子快要走到头了。这样一快一慢的，感觉比平常的慢还要慢——走快的更加急；走慢的更觉自己慢。

走近工厂的时候，吴彩球忽然激动起来，想想自己在这条道上走了一辈子，终于到了年老挪不开步子的时候，是应该端坐在太阳底下，想想过去的好辰光。

定海路一带，老公房，棚户区。脚踏车、黄鱼车来来回回。听得见车铃声，丁零当啷地乱响，晨风里，传得老远。

彩球虽然一辈子不会踏脚踏车，但喜欢听这样的上班路上的市声人气。有人，就会到处弄出声音来。杨树浦的闹猛，就是在这样的工厂上下班的辰光。现在彩球感觉吃力了，一路小跑跟着，就有点怕吵。

吴彩球向来不跟自己过不去。有多少本事做多少事情。做不来的事情，不去硬撑。这种心态，让她不同于丈夫秦发奋——不会老是这个看不惯那个不称心，光火。她的心很平。她不识字，没文化，但手脚是快的。就凭着这双灵巧的手，接头，落纱；就靠着这双脚，在细纱车间的车弄里，来来回回地走；就凭着强烈的翻身感和当家做主的自豪，堂堂正正地做工人。

彩球说秦发奋的感觉好，是真的。也就是彩球，可以这样说秦发奋。要说在这个厂里做生活，丈夫秦发奋也好，女儿秦海花也好，女婿高天宝也好，还有前几年就离开工厂的小女儿秦海草和小女婿马跃，跟她这个全国劳模比起来，都不好算什么。

彩球八岁的时候，就被人从淮北市下领到这家纺织厂来，在细纱间里做童工，那时候叫“包身工”。还是在日本人的时候。她的小腿上，至今还留有日本工头“拿摩温”用打梭棒刮的疮疤。过去，只要有新工人参加工作，学生来工厂学工劳动，她就被请去跟他们做报告，要拉起裤腿，给学徒工或学生看疮疤，所